

调研

■谭继朴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加强实事求是,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那时,我在衡阳地区一个边远矿山的技术部门工作,是个稚嫩的毛头小伙,多次看见上级领导来矿调研,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次。

一天中午,下着阵雨,我从选矿厂回到矿部机关院子,感觉气氛有些异样。院子比平时整洁,没有喧闹声,各个办公室内的人都埋头工作,即便是基层来办事的人,说话声也不大。我在走廊上碰到电话总机室的小唐,她看见我的神情,主动告诉我,地委董书记来了,正在会议室和矿领导们谈话。我顿时心生好奇,来矿工作这么久了,县局级领导见过一些,地区大领导到来还是头一次,不知有何威仪?中餐时候,我在去食堂的路上看见矿领导们陪着一个人走过,他衣着朴素,气度平和,北方口音,对矿里领导们说:“你们平时在家吃饭,今天还是回家去,不要陪我。”然后和两个随行人员径自走进食堂排队。有认识的人说,这就是董书记。众人让他们往前站,他坚决不肯,在食堂借了碗筷,自掏钱票(粮票),买了饭菜,便和群众坐在一起就餐。我听见他对随员说:“搞优先,搞特殊,那是过去统治阶级的坏作风。我们来了,体验一下矿山职工的食堂生活,不是很好吗?”

晚上休息时,我和几个同事在宿舍闲谈。一位老同志说,今天董书记和随行干事在生产一线转了一下午,很晚才走。一位后勤部门的干部说,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发电厂的坪里,发电厂到矿部和生产现场的公路还没有修通,他们今天在矿里起码走了十公里泥泞路。另一个同事提起,以前凌专员来矿,也是没有一点架子,不搞一丝特殊。大家都认为,这些老革命的作风真好!自此,我记住了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董书记。

过了一两年,我从矿部调到选矿厂担任技术员。一天正在精选工段现场处理一些技术问题,看见厂里周书记陪着一个人从碎矿工段走下来。来人穿着一套旧中山装,身板结实,是位沉稳、和气的中年人。周书记对我说,这是地委工交部的王部长,来矿里调研工作的。他又把我和旁边一位工人向王部长介绍了一下,王立即向我和那位工人伸出手来。我们手上还粘有矿砂,他并不介意,有力地握了一下,随即问:“这个黑亮的是铅矿?那边黄棕色的是锌矿吧?”我说:“是的。这个主要是方铅矿,那边主要是闪锌矿。”他又问了我们一些产品成分和工艺上的事,说:“厂里噪声大,水汽重,你们辛苦了!”随后挥手向我们示意告别,与周书记向厂外走去。我看见他们绕厂房走了一阵,似乎在谈着什么,然后又往食堂方向去察看。大约两三个小时以后,我在生产现场处理完事情,回到厂部办公室,看见正在开会,王部长在讲话,周书记在旁边认真地记录,还有十多人围坐在室内,大多是选矿厂的生产骨干。看情形,会议已接近尾声,周书记仍示意我坐下。王部长对我点了一下头,继续说道,矿山的生产、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城市、工厂差一些,上级要重视这个问题,但首先靠你们自己把工作做好。一些职工宿舍还是“干打垒”的土墙,外面排水沟却淤塞了;厂房虽然是青砖水泥,但墙脚多处被砂子、泥浆埋住。既影响环境卫生,又不利房屋安全。对你们食堂初步了解一下,菜品单一,烹调技术一般;洗碗槽底部发黑,还油腻腻的。这些现象反映的是精神面貌问题。精神不振,必然影响工作和生产,还谈什么建设革命化的职工队伍?!要振奋精神,抓紧时间,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认真解决好。

参加会议的人,都感到他的话说在点子上,触动大,激励人。厂领导动作很快,厂内外面貌迅速改观。食堂加强管理,调整了炊事和采购人员,伙食明显改善。各个班组的生产任务完成得越来越好,全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,节节登高。

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调查研究更为重要。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,知识更新很快,学习稍有放松,就有可能落伍。”“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。”老一辈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,总是深入实际,密切联系群众,关注群众最关心的问题,实事求是开展工作,最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凡不实事求是者,必然效果相反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头,把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。他当地委书记时,去最偏僻的乡村调研,公路未通,就跋山涉水抄小道步行。那里没有房子住,就在河上的廊桥办公,摆几把竹椅,中间用简易屏风一隔,开会、吃饭、休息都在上面。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,他每年在百忙中挤出很多时间,深入基层和相对贫困的山村调研,与群众亲切座谈,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他说:“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,掌握第一手材料。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。”如果领导干部搞调研时,一天赶几个县、市、区,那就太紧张了,难免“吃别人嚼过的馍”。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,“有些地方待上一天也可以,把情况摸透了,心中更有数。”



母亲的枣糕

■曾艳兰

现在,无论在超市里,还是在市集上,随处可见售卖又大又红的枣子。枣子,是我童年里吃得最多的果子,因此,见到枣子有种非常熟悉又亲切的感觉。我买了一些回家,坐在桌边再次细细品尝时,童年与枣的记忆也一一浮现在眼前……

在我家门前,有一棵枣树,高大茂盛,每当春回大地,满树都是枣花。那一朵朵枣花,芬芳四溢,引来了一群群蜜蜂和蝴蝶,在枝头上飞舞。时间的脚步轻轻地挪移,枣花长成粒粒小枣再到颗颗大青枣。到了六七月里,枣子开始由青变黄再转红,肥了,圆了,软了,像姑娘丰腴的脸庞,还有些像害羞的姑娘,红了半边脸。再过些时日,那些枣更红了,似抹了红胭脂的胖娃娃。有的全红了,像一颗颗红玛瑙,挂满整个树枝,让我垂涎欲滴。

这时,母亲会叫姐姐去树上摘一盆枣,姐姐就兴冲冲地拿着竿子去了。我跟在后面,看姐姐爬树,我也要爬,可姐姐说什么也不让。我趁姐姐不注意,也偷偷地爬了上去,一不小心,摔了下来,疼得我放声大哭。姐姐急忙从树上下来,一边安慰我,“不要哭,不要哭!”一边给我揉着摔疼的地方,然后才继续摘枣子。摘下的枣,拿回家洗净,放在煮饭锅里一起蒸着。饭熟了,打开锅盖,饭香中夹杂着枣的香甜味,散发在厨房每个角落里,飘出了院子。刚熟的枣子很烫,我便在两只手上来回滚动着,并用嘴朝外吹着气,想着冷却一会儿,可还是心急,一口吞进嘴里,烫得呲牙咧嘴。母亲就提醒我:“慢点吃,小馋猫,没有人和你抢!”可是,我怎么能抵御肚子里馋虫的勾引呢?

艳阳高照的八月,就是打枣的季节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母亲找来长竿,找好箩筐,我和姐姐全副武装,戴好斗笠或帽子,来到枣树下,我们姐妹在树下准备拾枣。母亲用长竿一敲枣树,在一阵“噼里啪啦”声中,枣子们伴着枣叶从树上跳下来。我从地上挑选最大的一个,用袖子抹了抹,吹了吹,放在嘴里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唇齿之间弥漫着甜津津的汁液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打枣、拾枣,竟有满满的两箩筐呢。母亲从不吝啬,装好几袋,让我们给邻居们送去。我们虽不情愿,可也不敢违背母亲的命令,只是一路走,一路偷偷地吃上几枚大的。

母亲把枣清洗干净,放在太阳底下,铺在干净的棉絮上晒。经过几天的暴晒,枣子都晒成干红枣了,母亲就收入食品袋里。后来的日子里,母亲一有空,就会用红枣给我们做各式各样的食品,如:红枣糕、红糖枣粥……那时,心灵手巧的母亲总能变着法子,用枣子做出各种美味。和面的时候,把枣子切碎,掺在面里,就是枣糕;整个的枣子加在米里煮时,就是枣粥;把鸡蛋煮熟,剥了皮,再和冰糖、红枣及银耳一块儿炖煮,就是银耳红枣鸡蛋甜品。母亲为了让我们身体健壮,还经常清早就起来,炖母鸡汤给我们吃,当然还放了红枣,以及补血的当归之类的食物。我们几乎天天吃,也百吃不厌。

后来离家多年,只要一到秋天,看到红红的大枣,我就想起母亲做枣糕忙碌的身影,还有那软软的甜甜的、回味无穷的枣香糕点的味道。有天心血来潮,我想亲自做一回枣糕,便隔着千里,通过视频向母亲请教。母亲已经白发苍苍,腿脚蹒跚,记忆力也衰退了许多,许多事不记得了,但对做枣糕的事,却记得一清二楚。她有条不紊地教我所有的步骤,包括许多细节。我问母亲,你咋还记得这么清楚?母亲说,这哪能忘呢?你们爱吃,我年年做,做了多年的枣糕,早就记到骨子里去了,我眯着眼都能做出来。原来,母亲爱我们,就连我们的所爱食物,她也如此爱恋,深入骨髓。

母爱在心里,也在一言一行中,在一餐一粥的美食里。

“失败之心”

■宁朝华

“你到底要我怎么样?你就是一个暴君!”那一刻,少年发出了歇斯底里般的吼叫。

是的,我从来没有料到眼前这个文弱而瘦削的13岁少年会突然爆发,会以如此犀利的方式与怒火中烧的我针锋相对。要知道,早上临出门前,我就已经将熟睡的他叫醒,明确地安排了他假日里一个上午的作业任务,尽管有些不情愿,但是他还是像平时一样,点头应允了威严得不容半点冒犯的父亲。可是,当我在十一点多下班回来,他竟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。一气之下,我大力地掀开被子,挟带着怒火的几记耳光在他的脸上砸出一阵清脆的响声。

可是这一次,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在羞愧和惶恐中捂着眼睛低声抽泣,却是忽地一下站起来,在嚎啕大哭中向我发出了愤怒的吼叫。“坏脾气的暴君!将孩子当学习机器的爸爸……”一个个带刺的词句,如锐利的箭簇一般,密集地射向我。

少年令人猝不及防的反应,使得我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,然而,我举起的右手却怎么也落不下去,心里翻涌着的责骂也像被什么堵在了喉咙。就在那一刻,在他的吼叫声中,我恍然间看到了另一个不堪的自己:缺乏耐心,要求苛刻,话语刻薄,且习惯于无限地放大孩子的缺点。就这样,一种油然而生的失败感顿时占据了内心,我在无言以对的沉默中走出他的房间,呆坐在沙发上,思绪纷乱。

一场原本无法收场的战争,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终止了。

华灯初上的傍晚,他竟平静地走到我的跟前,轻轻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,然后,将写完的作业递向了我,纸张上的字迹,工工整整。在我们视线相对的那一刻,微风正缓缓穿过客厅,带来了初秋清新怡人的气息。

突然记起我曾读到过的一首名为“失败之心”的诗,在诗人笔下,看似应该逞强时的退缩,可以抖露威风时的胆怯,以及可以得理不饶人时的谦卑,都是值得庆幸的“失败之心”。那么,这一次,面对这个愤怒少年时的我,是不是也有过一份失败之心?

比我小六七岁的学生与我相聚时聊到家事,言语间对自己的父亲颇有怨言,说父亲脾气暴躁,不理解他,总是喜欢对他指手画脚,甚至横加指责。学生的讲述,让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在父亲面前的模样,也就在这一刻,我再次想起了“失败之心”这个词,跟那个三十好几岁的“男孩”说起了最近的一次经历。

中秋节后的一天,父亲打电话将我叫过去,说是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送节礼,要我给一个老人送去一盒月饼和几斤水果。节后送月饼,情意大打折扣不说,几十公里燃油的耗费,恐怕也是早就贬值的月饼的好几倍,这样的节礼送得毫无意义。我用一番自认为无懈可击的理由反驳父亲,满以为他会放弃念头,让我落得清闲。然而,父亲却大为光火,一声断喝:“你懂什么?不想去就莫去,我自己打车去送!”那一刻,我没有像过去一样满怀委屈地扭头离去,也没有再去反驳,尽管心中依然委屈,我还是平心静气地要父亲将东西准备好,开车送了过去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老人收到这看似廉价的礼品,竟十分高兴,紧紧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,最后还从一个老式坛子里摸出几十个鸡蛋托我带给父亲。晚上回来,当我将老人关切的话语和回礼交给父亲时,年过古稀的他脸上漾开微笑,沟壑纵横的皱纹也变得格外生动。后来,我时常想,如果那一刻,我在父亲面前固执地不愿认输,又怎么能体会到看似意义轻微的举动背后深藏的温暖?

学生听了我这个小小的故事之后,沉默了许久。我想,或许在下一父子较量的时候,他会发自内心地愿意认输,而且,因为这一刻的“失败之心”,而意外地领受一份崭新的美好与感动。